

文藝論述之一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下

日本鈴木虎雄著

孫俛工譯

——一九二九年 四月再版，二〇〇丁四〇〇〇本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半

著者 鈴木虎雄

譯者 孫俚工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下冊目次

## 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

緒言	一
第一章 用語底意義及三說關係底大要	三
第二章 三說發生以前的詩說梗概	九
第三章 論格調之說	二九
一 李夢陽之說	二九
二 何景明之說	三八
三 李何底異同	四三
四 李王	四七

	五	李攀龍之說	四九
	六	對於格調說的臆解	五四
	七	成功格調說的方法	五八
	八	明末詩界底混戰	六五
第四章		論神韻之說	六七
一		在清詩裏的王漁洋	六七
二		漁洋與天才，家學，鄉土，師友	六八
三		漁洋底神韻說底由來	七二
四		詩境與禪境	七四
五		詩趣與畫趣	七六
六		有神韻說的詩例	七八
七		漁洋應用五言的趣味於七言	八六

八	漁洋以前的源流·····	八七
九	七言句神韻之例·····	九一
十	漁洋與五七言絕句·····	九三
十一	古詩與神韻·····	九六
十二	對於神韻說的臆解·····	九七
(1)	非翁方綱之說·····	九七
(2)	神韻說之特質·····	一〇〇
十三	漁洋與古詩聲調之說·····	一〇五
第五章	論性靈之說·····	一〇七
一	漁洋沒後的詩論家·····	一〇七
二	沈德潛及其詩說·····	一〇七
三	袁枚，其生活狀態·····	一〇九

四	袁枚性靈說底大要	一一〇
五	袁枚詩觀底源流	一一〇
六	性靈說與楊萬里	一一二
七	以外的祖系	一一三
八	性靈說與袁宏道	一一四
九	隨園底詩說	一一七
	(1) 詩應本於性情	一一七
	(2) 詩要有我	一一八
	(3) 詩只宜論工拙	一一九
	(4) 詩談數則	一二〇
十	隨園對於詩派的攻擊	一二二
	(1) 對於格調派	一二三

(2)	對於神韻派·····	一二六
(3)	對於溫和的格調派·····	一二八
(4)	隨園與艷詩·····	一三〇
(5)	對於典故派·····	一三三
(6)	對於聲調派·····	一三四
(a)	關於趙執信底古詩平仄說·····	一三四
(b)	隨園底失笑·····	一三九
(c)	對於矢口派·····	一四〇
十一	隨園談詩的實例·····	一四一
十二	隨園與格調派·····	一四五
十三	隨園與漁洋二家之詩選·····	一四六
十四	對格調派底詩例·····	一五三

十五	三種詩例底差異·····	一五六
十六	隨園底作詩·····	一五七
十七	對於性靈詩的臆解·····	一六一
第六章	結論·····	一六七

#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 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

### 緒言

在中國底詩史裏發見有所謂格調，神韻，性靈底詩說，詩派的，是從明之弘治正德頃始至清之康熙，乾隆嘉慶年間止這時期元不是稀奇的問題。然此等詩說詩派，不獨流行中國本土，就是本邦（譯者案指日本）也順次傳來至今日猶不絕其消長之跡，或者將來亦然。因三者在中國所發生的諸詩派中占重要的地位，故從其發生以來至今日止關於這種的議論甚多。可惜其問題較陳舊，其各種主張還有不同的。余輩不揣褻昧姑就三派各家所主張以明其真相。只恐怕取了說明的態度對

着中國底詩說，未得立說者底原意而流於余輩底獨斷的解釋的多而已。

在本論裏分爲左之六章：

第一章 用語底意義及三說關係底大要

第二章 三說發生以前的詩說梗概

第三章 論格調之說

第四章 論神韻之說

第五章 論性靈之說

第六章 結論

茲順次說述於下。

## 第一章 用語底意義及三說關係底大要

格調，神韻，性靈等底名詞在中國是作為普通語用的。及至以這名爲詩派雖不與普通語全然不同然稍有一種特別的意義，明白此種特別的意義則三詩派底意義也明白。今先把普通底意義與在特別的意義上的大體說明然後於各章說其各種的主張者之說。

所謂「格調」雖合成一詞但本來是「格」與「調」二字。「格」，普通的用語如骨格，體格之格最得其義。即骨格是說以一節一節的骨頭組織成一種的構造而成爲一定的形體的。骨格似是其組織之點說，體格却是就其成功的形體而說的。在詩（也可說是在文）集若干的文字而作成一句，因其文字底組織如何便生句格。又把這種句底若干組織而成爲一篇於是便生一篇之格。這樣做成功的詩篇又因各個

人，且其個人雖是同一人而因其時期不同其格每不一樣。各個人底詩格雖有多少的差異但以之限於一定的時代看來在其時代也有一種共同的詩格的。在這種意義上的格有時與『體』這詞一樣使用。例如說漢魏之格（或體）齊梁之格（體）即是以基於漢魏齊梁底時代底組織方法的詩篇爲意義，如說盛唐晚唐之格則也是看做在唐代底某時期有某種的共同組織方法，而以基於這種方法的詩篇爲意義的。如說陶淵明之體（或格）李白，杜甫，白居易之體或格是不外就個人而說的。

「格」也可說作『組織的樣式』。倘從外面看彼則是依據字音，倘從內面看時則是依據於詩意（即詩人底旨趣）而成的。故格與意有密接的關係。後世聲音底規則一定了，從其規則的詩就叫做『律詩』。與律詩相對而不從其聲音底規則的詩有時就叫做『格詩』。（白氏文集有「格詩」即這種意味底格詩，其中含古體，歌行，樂府；我弘法大師底文筆眼心抄稱「格」是以意爲主而得名，律是以聲爲主而得名爲最明確之說。清王漁洋誤解格詩爲律詩，曾爲趙執信在談龍錄中所譏笑。）與

律詩相對的格詩同於與近體詩相對的古體詩。在這種意義上的格是頗含着廣的意義的。

「調」是音調。從文字成功爲句的時候，應有一句的音調，從句成功一篇的時候，應有一篇的音調。格與調雖本爲二然在一定的詩格裏必伴隨一定的音調，二者有不可相離的關係。依漢魏之格的詩自應有漢魏之調，依唐宋之格的詩自應有唐宋之調這是不待說的。恰與用萬葉集底歌調則生萬葉調，用古今集底歌調則生古今調同樣。因其有不可離的關係故把格與調連稱爲『格調』，這是格調底普通意義。

至標榜格調而用於特別的意義者，却不是漠然說的格調。如果依上述的格調底普通意義則有詩之處都有格調。無論其格怎樣地不整，其調怎樣地卑鄙，然只要是詩即於其中含着其詩底格與調的。標榜者底所謂格調並不是說如這樣的，却是舉上下數千年間而就其特別的時代特別的人可爲標準的格調。（如曰漢魏，曰盛唐是其

在格調上最可爲法而作爲標榜的）是特別的意義。

「神韻」二字，普通的語義是說風神餘韻。清翁方綱所說的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復初齋文集卷三拗堂詩集序）雖是就神韻底特別意義而正其誤解，但於其中已示普通把神韻解釋作風致情韻的人底多了。普通此種解釋固無妨。余以爲風神，餘韻也與所謂風致情韻近。風神是就人品而說的。是對其入底形貌之詞。假令依其入底形體舉止其人品如陽炎一樣上昇則其如陽炎卽是風神。而神含有引伸的意義。其陽炎不卽消散嫋嫋如柳絲底飄搖，爲香煙之無端。又今於此考擊有名的鐘磬，其金石之餘音，攸然遠引，嫋嫋不絕。這卽是韻。談某種的詩底時候，其趣味雋永不盡，其風神餘韻使人如悅如惚。質言之，神韻是基於人品音響等而生的，以這語借用於詩不外指某種詩味底雋永，神韻二字這種普通的語義是屢屢經人使用的。然以之用於某詩派底特別的意義時就稍生出限制的意義。其果『非風致情韻之謂也』與否雖是別一問題但總似非止於普通語底意義。這亦如在那格調的時境

一樣是指定某種特別的時代與特別的人凡是神韻是以如此如此做爲標準的。領會那所謂格調實爲至難。然格調猶是稍近於外部的形體。至神韻是從其形體而上昇的陽炎之類故領會彼却更難。詩派底實際，神韻與格調好似沒有關係，好似是互相反對阻碍的，但二者底性質却本來不是這樣。作爲格調派底標準所揭示的格調雖非全部是發生神韻的然欲得神韻則得之在適當的格調上可製成詩章。不論怎樣的格調沒有選擇就採用不能得到如意的神韻的。故二派在本來的性質上是不相扞格的。

「性靈」普通的意義卽是心。與性情，精神等無大差。南朝齊劉勰所說的『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文心雕龍卷七情采篇）是使器象與性靈相對，如對於物的心一樣。添一靈字則有靈妙的作用。唐之元稹底『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叙詩寄樂天書）於靈字也是不會特別看作有意義的。故這也是至被標榜名爲詩派纔被用爲『性情靈妙的作用』這意義，其在所謂靈妙之點，遂生出某

稱限制。即是倘若漠然說靈妙則格調底好的可稱靈妙，神韻底好的亦可稱靈妙。然而對於做爲那兩派底標準的，並不滿足而特別說作靈妙。把那以其派底標榜者底特點爲靈妙的處所爲靈妙，究非一般的所謂靈妙。這派對於其他二派實占獨立的領域，不近於神韻，也不近於格調。與格調，神韻二派有時雖有一致之處却是完全立於不同的關係的。

## 第二章 三說發生以前的詩說梗概

格調，神韻，性靈底詩說派底發生很可證明詩底鑑賞已到了極其精微的處所了。如這樣的精微的說底發生自非一朝一夕，必有所由來。故關於各說有關係的其前代底系統雖應在關係條下說去，先於此敘述諸說發生的大體底經路，也許不是無益之業罷。

上古暫置不論，至孔子編纂殷周之詩始談詩事。

孔子底評詩說『思無邪，』說『溫柔敦厚，』誠是名言，然孔子所編纂是出於怎樣的目的呢，觀其論詩說『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羣，怨可認為是詩之不能已於人情者，所謂觀據鄭玄說是在於觀風俗底盛衰，則孔子底看詩是很實際的了。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最是孔子式的。雖有『多識於鳥獸草